

詹 鏌 主 編

李 白 全 集 校 注 彙 釋 集 評

詹鎔 主編

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
四



百花文藝出版社

李太白文集卷第十

歌詩二十九首

贈三

贈張相鎬二首

時逃難病在宿松山作（後一首亦作書懷重寄張相公）

【題解】

宿松山在今安徽宿松縣。《舊唐書·張鎬傳》：「張鎬，博州人也。……玄宗幸蜀，鎬自山谷徒步扈從。肅宗即位，玄宗遣鎬赴行在所。鎬至鳳翔，奏議多有弘益，拜諫議大夫。尋遷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……時方興軍戎，帝注意將帥，以鎬有文武才，尋命兼河南節度使、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。……及收復兩京，加鎬銀青光祿大夫，封南陽郡公，詔以本軍駐汴州，詔討殘孽。」《通鑑·唐紀》至德二載十月：「張鎬聞睢陽圍急，倍道亟進，檄浙東、浙西、淮南、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閻丘曉，使共救之。」詩當作於十月初睢陽未陷以前，張鎬倍道兼進途經宿松時。此詩前半篇敘安史之亂，頌張鎬爲國立功，下半篇表示願投張鎬麾下效力。

神器難竊弄^{〔一〕}，天狼窺紫宸^{〔二〕}。六龍遷^{〔三〕}（一作駕）白日^{〔四〕}，四海^{〔五〕}（一作九洛）暗胡塵。

【校記】

〔題〕蕭本、玉本題下注無病字，書懷作晉載，誤。郭本、劉本作時逃難在宿松山作。英華題下無後一首亦作注。

〔遷〕（一作駕）白日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俱無一作駕注。

〔四海〕（一作九洛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九洛注。

〔暗胡塵〕胡，英華作紅，注云：集作胡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神器，《文選》卷三張衡《東京賦》：「巨猾間疊，竊弄神器。」薛綜注：「神器，帝位也。」朱注：「竊弄者，言其不知天位之重，意欲盜竊若侮弄也。」

〔二〕天狼，星名，在東井南。見卷四《幽州胡馬客》注，此喻安祿山。楊注：「紫宸，天帝所居。」此指帝位。《梁書·元帝紀》載王僧辯奉表：「紫宸曠位，赤縣無主。」

〔三〕六龍，日御，此指帝駕。見卷三《蜀道難》注。朱注：「六龍移其白日，喻明皇之幸蜀也。」

第一段，朱云：「首言當時之亂，謂天子之位不可以智力而竊取，今者天狼窺乎紫宸，則大盜睥睨乎帝居，不知神器之重，而欲竊弄之也。六龍移其白日，乘輿以之而播遷，四海暗於胡塵，腥羶遍染乎華夏矣。是天下之亂已極也。」

昊穹降元宰〔一〕，君子方經綸〔二〕。澹然養浩氣〔三〕，歛起持天鈞〔四〕。秀骨象山嶽〔五〕，英謀合鬼神。佐漢解鴻門〔六〕，興唐（一作功成）思退身（一作生唐爲後身）。擁旄秉金鉞〔七〕，伐鼓乘朱輪〔八〕。虎將如雷霆（一作電），總戎向東巡。

【校記】

〔歛起〕歛，咸本作條。

〔天鈞〕天，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、朱本、嚴評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大。

〔興唐思退身（一作生唐爲後身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、朱本、嚴評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生唐爲後身。王本注云：一作興唐思退身，一作功成思退身。

〔雷霆（一作電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俱無一作電注。英華霆作電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昊穹，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自昊穹兮生民。」昊穹，《漢書》作「顓穹」。顏師古注：「顓穹皆謂天也。」元宰，指宰相。《文選》卷四六王融《三月三日曲水詩

序》：「元宰比肩於尙父。」李善注：「元宰，冢宰也。」

〔二〕君子，指張鎬。《易·屯卦》：「象曰：雲雷屯，君子以經綸。」孔穎達疏：「言君子法此屯象有爲之時，以經綸天下，約束於物。」

〔三〕澹然，恬靜安定貌。浩氣，《孟子·公孫丑》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

〔四〕欸，忽然。天鈞，重任。謂位任宰相。

〔五〕「秀骨」句，指張鎬骨氣如山嶽。

〔六〕鴻門，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載：漢元年，劉邦攻占秦咸陽後，派兵守函谷關。不久項羽率四十萬大軍攻入，駐鴻門，欲襲劉邦。項羽叔父項伯與張良友善，把項羽計謀告訴張良，張良從中調解，劉項宴於鴻門。酒酣，范增使項莊舞劍欲殺劉邦，項伯亦舞劍，掩護劉邦。張良使樊噲擁盾入軍門，劉邦乘机逃脫。此以張良比張鎬。

〔七〕擁旄，班固《涿邪山祝文》：「杖節擁旄，鉦人伐鼓。」《文選》卷三六任昉《宣德皇后令》：「擁旄司部。」李周翰注：「擁，持也。旄，旌旗之屬，以麾眾者也。」鉞，兵器名，狀如大斧，古時大將出征，賜黃金塗刀與柄之鉞。安注：「此以旄鉞代軍權。」《三國志·蜀書·蜀後主傳》裴松之注引劉禪三月詔：「今授之以旄鉞之重，付之以專命之權。」

〔八〕伐鼓，擊鼓，指出兵征戰。《詩經·小雅·采芑》：「伐鼓淵淵。」鄭玄箋：「謂戰時進士眾也。」朱輪，《文選》楊惲《報孫會宗書》：「惲家方隆盛時，乘朱輪者十人，位在列卿，爵爲通侯。」李善注：「二千石皆得乘朱輪。」

第二段，朱云：「言胡虜叛逆，國家傾覆，剋亂之材屬之誰乎？君乃天生之賢宰，使之經綸乎斯世，將以轉亂而爲治也。一心澹然而無欲，養其浩然之正氣，不次擢用，忽躋相位，其標格奇秀，有若太山之巖岩；英謀潛密，有若鬼神之莫測。豈漢之子房佐高祖而解鴻門之圍者，今復生於我唐而爲後身乎？方總戎於東土，擁旄、秉鉞，伐鼓、乘車以指揮乎一軍。其英謀功業，當不在於子房之下矣，得非天降賢佐以濟中興者乎？」

諸侯拜馬首^(二)，猛士騎鯨鱗^(三)。澤被魚鳥悅，令行草木春^(四)。聖智^(一)（一作逢聖）不失時，建功及良辰。醜虜安足紀^(五)，可貽輜與巾^(六)。倒瀉溟海珠，盡爲入幕珍^(六)。馮異獻赤伏^(七)，鄧生歛來臻^(八)。庶同昆陽舉^(九)，再覩漢儀新^(十)。

【校記】

〔聖智〕（一作逢聖）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逢聖注。英華作逢聖。

〔歛來〕歛，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、胡本俱作倏。

〔庶同〕庶，英華作至，注云：集作庶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諸侯，安注：「指各路節度使。以上六句寫張鎰率兵救睢陽一事。」

〔二〕騎鯨鱗，揚雄《羽獵賦》：「乘巨鱗，騎鯨魚。」

〔三〕「澤被」二句，形容張相賢明，恩澤惠及百姓萬物。

〔四〕醜虜，〈詩·大雅·常武〉：「鋪敦淮濱，仍執醜虜。」安足紀，何足道。

〔五〕輜與巾，〈通鑑·魏紀〉明帝青龍二年：「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持百餘日，亮數挑戰，懿不出，亮乃遺懿巾輜婦人之服。」胡三省注：「劉昭注《補輿服志》：公卿列侯夫人紺繒輜，蓋婦人首飾之稱。」此處表示蔑視叛賊。

〔六〕入幕珍，〈晉書·郝鑒傳〉附郝超傳：「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桓溫議事，溫令郝超帳中卧聽之。風動帳開，安笑曰：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。」獨孤及〈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〉：「首選乃僚，必國之良。有若博陵崔賁、昌黎韓洄、趙郡李惟岳、北海王士華、河間邢宙、河東裴孝智、隴西李道，皆卿才也。以嘉言碩畫，參公軍事。」二句謂張鎬盡攬天下賢才入幕。

〔七〕馮異，〈後漢書〉卷一七〈馮岑賈列傳〉馮異傳：「移檄上狀，諸將皆入賀，並勸光武即帝位。」又卷一〈光武帝紀〉：「光武先在長安時，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《赤伏符》曰：『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四夷雲集龍鬬野，四七之際火爲主。』羣臣因復奏曰：『受命之符，人應爲大，……今上無天子，海內淆亂，符瑞之應，昭然若聞，宜答天神，以塞羣望。』……六月己未，即皇帝位。」赤伏，預言吉凶的赤色符瑞。朱注：「按赤伏符乃彊華事，而云馮異者，以其事同也。《馮異傳》云：諸將勸光武即位。光武曰：『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，覺悟，心中動悸。』異再拜曰：『此天命發於精神，心中動悸，大王謹重之性耳。』故白以獻赤伏爲馮異，而不曰彊華也。」此處喻當時羣臣擁唐肅宗即位。

〔八〕鄧生，即鄧禹，東漢初大臣。《後漢書》卷一六《鄧寇列傳》鄧禹傳：「鄧禹字仲華，南陽新野人也。年十三，能誦詩，受業長安。時光武亦遊學京師，禹年雖幼，而見光武知非常人，遂相親附。……及漢兵起，更始立，豪桀多薦舉禹，禹不肯從。及聞光武安集河北，即杖策北渡，追及於鄴。光武見之甚歡。」

〔九〕昆陽，《元和郡縣志》卷六河南道汝州葉縣：「昆陽故城，在縣北二十五里。後漢世祖（劉秀）破王邑、王尋之處。」在今河南葉縣。《漢書·王莽傳》下：「（地皇四年）四月，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，下昆陽、鄧、定陵。莽聞之愈恐，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，與司徒王尋發郡兵百萬，號曰『虎牙五威兵』，平定山東。……邑至雒陽，州郡各選精兵，牧守自將，定會者四十二萬人，餘在道不絕，車甲士馬之盛，自古出師未嘗有也。六月，邑與司徒尋發雒陽，欲至宛，道出潁川，過昆陽。昆陽時已降漢，漢兵守之。……二公（王邑、王尋）縱兵圍昆陽。……會世祖悉發鄧、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，尋、邑易之，自將萬餘人行陳，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，獨迎，與漢兵戰，不利。大軍不敢擅相救，漢兵乘勝殺尋。昆陽中兵出並戰，邑走，軍亂。（天）（大）風蜚瓦，雨如注水，大眾崩壞號譁，虎豹股栗，士卒奔走，各還歸其郡。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。」《後漢書》卷一《光武帝紀》上更始元年六月載之更詳。

〔十〕漢儀，《後漢書》卷一《光武帝紀》上：「更始將北都洛陽，以光武行司隸校尉，使前整修宮府。……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，見諸將過，皆冠幘，而服婦人衣，……或有畏而走者。及見司隸僚屬，皆歡喜不自勝。老吏或垂涕曰：『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！』」

第三段，朱云：「此言其領命統帥巡行東土，諸侯聽其節制，皆迎拜於馬前，猛士作其勇氣，如鯨鯢之奮迅，除暴亂以安四方。雖魚鳥亦被其澤，草木亦沾其惠矣。蠹爾胡虜，何足算乎！可遺巾幘以羞愧之，將不戰而自屈也。夫將帥之能成其功者，由乎得人以自助。君能收攬一時之英材，皆爲入幕之佳賓，則馮異、鄧禹之徒聞風而至，相與平禍亂、輔中興，庶同光武昆陽之戰，再新漢官之儀，區區醜虜可不日而剪滅矣。佐漢之功，子房豈得專美於前哉！」

昔爲管將鮑^(二)，中奔吳隔秦^(三)。一生欲報主，百代期榮親^(四)。其事竟不就，哀哉難重陳。卧病古松滋^(四)，蒼山空四鄰。風雲激壯志，枯槁驚常倫^(五)。

【校記】

〔管將鮑〕將，朱本、嚴評本俱作與。

〔期榮親〕期，全唐詩本作思。

〔古松滋〕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、朱本、嚴評本、全唐詩本，王本俱作宿松山。

〔蒼山〕山，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、朱本、嚴評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茫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管鮑，指春秋時齊國大臣管仲和鮑叔牙。詳見卷三《筌篲謠》注。

〔二〕中奔，中道奔來宿松，宿松在古吳地。秦指長安，張鎬拜相在京師，相隔本遠。

〔三〕「一生」兩句，《文選》卷三七曹植《求自試表》：「臣聞士之生世，入則事父，出則事君。事父尚於榮親，事君貴於興國。」呂向注：「榮親，謂爵祿名譽。」

〔四〕古松滋，漢皖縣地，後爲松滋侯國。南朝梁置高塘郡，隋廢郡，改縣曰高塘，後又改爲宿松縣。唐屬淮南道舒州。在今安徽宿松縣。

〔五〕「枯槁」句，朱注：「常倫，常等也。」句謂己貧困憔悴，使常人感到吃驚。

第四段，朱云：「此白自敘舊日相交而今困苦。言昔日與君結爲管鮑之好，今我逃難寓食於吳，君爲元宰總戎於秦，則相違於數千里之外矣。且吾平生之志，本欲竭力以報君，將期榮親於百世，不意蹉跎，一無所就，孤（辜）負此生，誠可哀也，難以言語而再陳矣。茲者逃難又病卧於宿松之山，寄身於荒涼之境。風雲壯志不得一伸，徒爾激切於中心，枯槁貧寒異於眾人，言之而實可驚也。」

聞君自天來〔二〕，目張氣益振。亞夫得劇孟〔三〕，敵〔一作七〕國空〔一作定〕無人。捫蝨對桓公，願得論悲辛〔三〕。大塊方噫氣〔四〕，何辭鼓青蘋〔五〕。斯言儻不合，歸老漢江濱。

【校記】

〔敵（一作七）國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七注。敵，劉本作七。英華作七，

注云：集作敵。

〔空（一作定）無人〕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定注。咸本作定。劉本注云：空無一作定無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朱注：「自天來者，言自朝廷命之東巡也。」

〔二〕亞夫，漢大將周亞夫。劇孟，漢時大俠。詳見卷三《梁甫吟》詩注。此以周亞夫比張鎬，以劇孟自比。

〔三〕「捫蝨」二句，《晉書·苻堅傳》附《王猛傳》：「桓溫入關，猛被褐而詣之，一面談當世之事，捫蝨而言，旁若無人。」此以桓溫喻張鎬，以王猛自比。

〔四〕大塊，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。」成玄英疏：「大塊者，造物之名，亦自然之稱也。」大塊，猶大地。噫氣，呼氣，嘯氣。

〔五〕青蘋，《文選》卷一三宋玉《風賦》：「夫風生於地，起於青蘋之末。」二句以風喻張鎬，自比青蘋，冀其鼓吹擢拔。

第五段，朱云：「言我之枯槁可憐若此，所賴以提攜者，惟故舊之大臣耳。茲者君承王命自天而下，我一聞之目張氣伸，不勝自幸。昔漢之七國謀叛，不能用劇孟，而亞夫得之，隱然一敵國也。七國（按應作敵國）之人雖多，若無人矣，我願爲劇孟也。晉之王猛見桓溫，捫蝨而談當世之務。我願爲王猛也，對桓公以論悲辛，得以展其底蘊矣。譬之於風，長養萬物，方

將振蕩於大塊之間，豈惜鼓動於青蘋之末乎！大賢無所不容，必不棄我一得之愚。使或言焉不合，計焉不聽，吾將歸老漢江之濱，長往而不返矣。」

其二

本家（一作家本）隴西人，先爲漢邊將^{〔三〕}。功略蓋天地^{〔三〕}，名飛青雲上。苦戰竟不侯^{〔三〕}，當年頗惆悵。

〔校記〕

〔本家（一作家本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俱無一作家本注。英華作家本。朱本作我本。

〔先爲〕先，英華作代，注云：集作先。

〔蓋天地〕英華作天地中，注云：集作蓋天地。

〔當年〕當，蕭本、郭本、嚴評本、全唐詩本俱作富。劉本注云：當年一作富年。

〔注釋〕

〔一〕隴西，郡名，戰國時秦昭襄王置，因在隴山之西得名。治所狄道，在今甘肅臨洮縣南。唐代重郡望，李姓有十三望，以隴西李氏爲第一。詳見《新唐書·宗室世系表》。李白自

稱爲興聖皇帝李暉九世孫，故以隴西爲郡望，李陽冰《草堂集序》：「李白，字太白，隴西成紀人，涼武昭王暉九世孫。」漢邊將，指漢飛將軍李廣，隴西成紀人，李白以李廣爲其遠祖。以下六句即敘李廣事。

〔二〕「功略」句，《文選》卷四一《李陵答蘇武書》：「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，義勇冠三軍。」劉良注：「先將軍廣也，功績謀略甚大，可蓋於天地。」

〔三〕侯，動詞，封侯。《史記·李將軍列傳》：「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，曰：『自漢擊匈奴，而廣未嘗不在其中。而諸部校尉以下，才能不及中人，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，而廣不爲後人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，何也？豈吾相不當侯耶？且固命也？』」

第一段，朱云：「此白敘其世系及在己出處之始終。言我李氏本是隴西之人，先世有名廣者，嘗爲漢之邊將，匈奴畏服，功略獨盛於一時，聲名遠達於霄漢。雖有戰伐之勞，不得封侯之爵。功高而賞薄，材大而數奇，未免有不平之意，懷惆悵之心也。」

世傳崆峒勇〔二〕，氣激金風壯〔三〕。英烈遺厥孫，百代神猶王〔四〕。

【校記】

〔百代〕百，宋本原作伯，誤。咸本、蕭本、郭本、朱本、全唐詩本、王本俱作百，今據改。此句下咸本注云：一本無此二句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崆峒，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三九隴右道岷州溢樂縣：「崆峒山，在縣南一里。」在今甘肅省平涼縣西。《爾雅·釋地》：「空桐之人武。」郭璞注：「地氣使之然也。」

〔二〕金風，《文選》卷二九張協《雜詩十首》：「金風扇素節，丹靄啓陰期。」李善注：「西方爲秋而主金，故秋風曰金風也。」此句謂氣概之激動像秋風一樣勁壯。

〔三〕王，同「旺」，旺盛。《莊子·養生主》：「神雖王，不善也。」朱諫注：「神旺者，英靈之不衰也。」

第二段，朱曰：「言我李氏祖居隴西之地，世傳崆峒之勇，壯氣激乎金風，肅殺震乎西鄙，英烈遠及於厥孫，神旺百代而不替。今我之爲孫子者，故得以藉餘休而自振也。」

十五觀奇書，作賦凌相如。龍顏惠殊寵，麟閣憑天居（一作侍從承明廬）〔二〕。晚途未云已〔三〕，蹭蹬遭譏毀〔三〕。

【校記】

〔麟閣憑天居（一作侍從承明廬）〕咸本、蕭本、玉本、郭本、劉本俱無一作句注。

〔晚途〕途，咸本作徒，注云：一作途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龍顏，此指唐玄宗。惠殊寵，賜予特殊的恩寵。麟閣，即麒麟閣，漢代閣名，爲皇家藏書處。此代指翰林院。憑，依也，近也。天居，天子之居。《文選》卷三一鮑照《代君子有所思》：「層閣肅天居，馳道直如髮。」李善注：「蔡邕《述征賦》曰：皇家赫而天居。」劉良注：「高閣肅然，天子之居。」二句指天寶初供奉翰林時受玄宗恩寵。

〔二〕晚途，後期。未云已，進取之心並沒有停止。

〔三〕蹭蹬，楊注：「（木華）《海賦》：『蹭蹬窮波。』」注云：「失勢貌。」言高力士激貴妃淚，抑之也。」亦指受張垪等人的讒毀。

第三段，朱曰：「我承先世遺烈，故聰明日啓，年十五時已能博觀羣書，於百家子史無不通也。既長而能爲辭賦，雖古之司馬相如非惟并駕而或過之也。天子惠我以殊恩，如待商山之綺皓，或卿（當是親字）手以調羹，或步輦而降迎，俾司文章於麟閣，依密勿之天居，一時榮幸可謂極矣。但以不能見幾而作，乃至晚途而未已，讒言聿興，動輒失勢。」

想像晉末時，崩騰胡塵起〔二〕。衣冠陷鋒鏑〔三〕，戎虜盈朝市（一作荆棘生朝市）。石勒窺神州〔三〕，劉聰劫天子〔四〕。撫劍夜吟嘯，雄心日千里。誓欲斬鯨鯢〔五〕，澄清洛陽水。

【校記】

〔戎虜盈朝市（一作荆棘生朝市）〕蕭本、玉本、郭本俱無一作句注。盈，咸本作滿。此句胡本作荆棘生朝市。

〔劉聰〕聰，許本作曜，王本注云：一作曜。

〔劫天子〕劫，許本作役，王本注云：一作役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想像」二句，〈晉書·孝懷帝紀〉：「（永嘉五年）六月癸未，劉曜、王彌、石勒同寇洛川，王師頻爲所敗，死者甚眾。……丁酉，劉曜、王彌入京師，帝開華林園門，出河陰藕池，欲幸長安，爲曜等所追及。曜等遂焚燒宮廟，逼尋妃后，……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。帝蒙塵於平陽，劉聰以帝爲會稽公。」崩騰，動亂。〈文選〉卷一九謝靈運〈述祖德〉詩：「崩騰永嘉末，逼迫太元始。」呂延濟注：「崩騰，破壞貌。」此以西晉「五胡之亂」喻安史之亂。

〔二〕衣冠，古代士大夫的穿戴。〈論語·堯曰〉：「君子正其衣冠。」引申指世族、官紳。鋒鏑，泛指兵器，兵刃；鏑，箭鏃。〈史記·秦楚之際月表〉：「墮壞名城，銷鋒鏑，作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兵也。」

〔三〕石勒，東晉末十六國後趙建立者，先爲漢國劉淵部將。事跡詳見〈晉書·石勒載記〉。

〔四〕劉聰，十六國漢國劉淵子，繼淵立。永嘉五年，劉聰攻占洛陽後，俘晉懷帝，以懷